

文学作品、人文经典、神的话语、还是神人交碰的记录？

关于希伯来《圣经》研究的对话

黄保罗、李炽昌

摘要:本对话于 2018 年 8 月 2 日在赫尔辛基大学举行,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一、您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学历中有哪些事件对你今天的学术道路,包括你所从事的这个事业和你的思想的形成产生一些重要的影响?你怎么会产生宗教情怀?背诵《圣经》经文的经历,戴智民博士(Dr. Richard Deutsch)的影响,著名的学者 Professor David Flusser 的影响,爱丁堡大学的希伯来《圣经》研究。二、学术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神学与宗教之间的问题,跨语境和跨文本阅读与前见,您的信仰对学术研究的影响,“经”与“教”的关系,以中国的经典来读希伯来《圣经》的原文。三、你的研究是否会被你自己的过分人文主义“前见”所控制?把“教”放下来去读“经”的时候,你如何处理你自己的“前见”?你是否会在传一个不同于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你会否导致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先解构,再建构,您不担心离经背道吗?四、汉语学界的希伯来《圣经》研究及人才培养:人才培养计划,中国大陆本土培养的希伯来《圣经》研究学者。五、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我所构建的《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为了解构狭隘国学,并为在汉语学界进行基督教研究获得合法性。《圣经》不仅是神的话语、文学艺术作品和人文经典,而且是神人交碰的记载,无论你信它是上帝,还是不信它是上帝,它有上帝的话。如果你真的去研究这个话,它就会成为一个对你生命有意义的话。六、你的学术研究与基督教传统教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你的颠覆了传统教义的研究成果是什么? Cross textual reading(跨文本阅读、跨文本诠释)与 inter-religious(宗教间对话)或 comparative religions(比较宗教学),您自己如何在多元亚洲经典处境中进行《圣经》阅读?三位一体、原罪等教义有《圣经》根据吗?如何关注《圣经》的模糊性和超越性?旧约里有“上帝是全知全能”这方面的经文吗?七、你自己的学说也就是“教”,得以站立的根据是什么?你以你自己的理解来代替“教”而解经,如何理解路德的“唯独《圣经》”?你的“权威”是什么?除去人文理性之外,你相信上帝对你有启示吗?八、汉语学界《圣经》学今后发展的展望。九、“经”的绝对性与否的问题。

关键词:《圣经》、跨文本阅读、经与教、前见、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

作者:黄保罗(Paulos Huang),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www. SinoWesternStudies. com)和 *Brill Yearbook of Chinese Theology* (www. brill. com/yct)主编。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哲学与神学双博士,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大国学、汉语学术神学、马丁·路德、汉语学术对话神学、汉语学术圣经学、全球第一的芬兰教育之奥秘等。最新著作(译)《芬兰学派之父曼多马著作集》(2018 上海三联)及《马丁·路德研究丛书》七本(证道集、书信集、论婚姻、论洗礼、论两个国度、论教会秩序、论信心的确据和爱里的接纳)(山东省两会)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李炽昌(Archie Lee),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希伯来圣经研究),现为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资深教授,历任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主任,文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务。2013 年 12 月正式加盟山东大学。亚洲圣经研究协会(SABS)创会主席、圣经研究协会(SBL)董事。此外,李炽昌教授于 1998-2001 年度,受英国剑桥大学宗教学与神学高级研究中心邀请,出任“亚洲基督教”研究计划主任,他还担任 *Global Bible Commentary*,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以及 *Journal of World Christianity* 等多项国际性学术出版计划的编辑和评审工作。主要研究希伯来《圣经》,代表作品很多,如李炽昌、游斌著:《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

黄保罗(以下简称“黄”):今天是 2018 年 8 月 2 号,在赫尔辛基大学,现在我们在一个中心,我非

常高兴和李教授来做这样一个对话。李教授,非常地欢迎你。

李炽昌(以下简称“李”):谢谢,谢谢。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黄:是,到芬兰来相见。

李:在异地。

黄:对,在异地。所以,你现在参加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SBL)会议,我想你可不可以简单地和我们谈一下三个问题?

一、您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学历中有哪些事件对你今天的学术道路,包括你所从事的这个事业和你的思想的形成产生一些重要的影响?

黄:第一个问题,您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学历中有哪些事件对你今天的学术道路,包括你所从事的这个事业和你的思想的形成产生一些重要的影响?

李:好的。我就从我在芬兰的这次开会开始讲,因为这个是圣经文学研究学会(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的国际年会。该学会在 1880 年成立,是圣经研究最老及最大的一个圣经研究学会,已经有 138 年了,会员有 8 千多人。它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学术权威期刊,叫《圣经文学学刊》(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每年在美国开一次会,在欧洲开一次国际会议,约两三年也会去亚洲、非洲或其他不同的地方开国际会议。

我参加这个会,主要因为我的兴趣是《圣经》研究。我是做希伯来《圣经》(基督教旧约)的。可是希伯来《圣经》里面就有很多有趣的问题要处理,它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科目。我先交代一下我的背景。

黄:你是哪一年出生?你的学历、生活经历,这个简单说一下。

李:我是 1949 年出生的,在中国。

黄:你是中国大陆出生的吗?

李:是,我是广东佛山的。

黄:我以为你是香港的。

李:我是南方人,讲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口音是难改了。我大概 7 岁才到香港。在香港接受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到研究院都在香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的时候是宗教与哲学系。

1.1 你怎么会产生宗教情怀?背诵《圣经》经文的经历

黄:你的童年生活对你研究《圣经》有影响吗?

李:所以,我觉得《圣经》研究,我钻研这么多年,这是一个历史的偶然,还是神的安排。我从小就对宗教叛逆。

黄:对,你怎么会产生宗教情怀?你的宗教情怀和经历是怎么样的?你什么时候信耶稣的?我能用这个词吗?

李:其实,我说是偶然的,还是神的安排。我小的时候在广州上学,我住在一个佛寺里边。

黄:住在庙旁边。

李:不是住在旁边,是我们住在里面。因为他们租出来一些房间,我们就住进去。后来,我去佛山,我很小,我就问我的父母跟祖父母,我说:“我们为什么住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住的地方吗?”

黄:住的什么?

李:租,租的。所以,我住在教会里面。

黄:是教会里面,不是庙里面?

李:我在广州是庙,在佛山是教会。而且,这些教会现在还在,叫“生平堂”。

黄:生平堂在哪儿?在佛山?

李:佛山。

黄:你小的时候,你几岁?

李:我1到7岁。

黄:你1到7岁在广州?

李:不是,我1岁就在佛山出生,之后好象两三岁去了广州。

黄:住在佛教的庙里面。

李:对。

黄:然后,四五岁又回到佛山,住在基督教教会里面?也是租的?

李:租的。

黄:在广州的庙里面也是租的?

李:对。

黄:那你就是有缘。

李:我当时住在教会里面,住在生平堂,他们有幼儿园,到圣诞节的时候,就说:我们要小朋友去念圣诞故事。

黄:耶稣诞生的故事。

李:我当时其实是7岁,一个字都不懂。可是,我将所有的《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开始的都能背下来: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马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马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马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藉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她同房,等她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我是用广东话。

黄:背下来了?

李:全背下来了。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

黄:7岁就背下来了这个故事了?

李:所以,我到现在很多经文,故事的经文[还记得];所以,我现在觉得,背《圣经》很重要。所以,很多我的学生问我:你每一章每一节都能记住啊?我以前背的,我背了很多。而且,我一个字都不懂的时候,我就已经背下来了。

黄:有点像中国传统的背四书五经,你就背《圣经》。

李:可是,后来我妈妈,这个也是个很奇怪的问题,她因为是做一个家庭里面的师傅。

黄:每天起来做饭?

李:不是,我们说叫拜拜。

黄:烧香,祭祖先。

李:烧香,她就有很多规矩。她后来说:有一个教会的人跟她说,以前派福音单张,说你信什么?我拜祖先。他说:很麻烦,天天拜,你成为基督徒不用这样做。她说:好好好。就这样[她就信了]。

黄:就这么简单?

李:就这么简单。人家说不需要天天拜。

黄: 就愿意信了, 你妈妈?

李: 对。

黄: 那是在中国大陆时候吗? 还是在香港?

李: 在大陆, 是神召会。所以, 我说我这个关系, 跟基督教就很早了。

黄: 后来到了香港, 上大学之前, 宗教与你有什么关系吗?

李: 我是这样, 我从小, 我妈妈她很简单的, 信仰只有一点, 每个星期都要去教会。

黄: 就这一条, 其他都不要。

李: 她什么时候去, 我都要去, 我很听话的, 所以, 我就去教会。去教会里面, 小朋友就参加主日学。这个主日很奇怪, 也是背经。

黄: 也是背《圣经》?

李: 每个《圣经》都背下来。

黄: 这造就了你将来成为《圣经》学者的根基。

李: 所以说, 我是从背, 慢慢过来的。这个经文对我来说是生命里的一部分。所以, 你做一个人文的研究也好, 我也不需要相信还是不相信, 它是上帝的话, 我可能比较开放地说, 它对一些有非常强信心的人, 他信上帝的话, 对一些比较觉得还有自由的人来说, 它[《圣经》里]有上帝的话, it contains(包含)上帝的话。

黄: 这里的差别是, is(是)还是 contains(包含)?

1.2 戴智民博士(Dr. Richard Deutsch)的影响

黄: 香港中文大学, 宗教与哲学系。

李: 对。这个系里面也有很强的基督教神学。其中一个对我有很大影响的老师是一个犹太裔的基督徒。根据我的了解, 我的这位老师(戴智民博士, Dr. Richard Deutsch)的家庭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被大屠杀里面的受害者。

黄: 大屠杀的幸存者!

李: 他为什么会幸存呢? 就是因为教会帮了他。听说, 是一个牧师保护了他。他在基督教的背景里面长大。他后来在瑞士巴塞尔(Basel)读神学, 研究希伯来《圣经》。我在上学时, 他就鼓励我, 他说, 旧约经典对理解犹太教及基督教非常重要, 他教我希伯来文, 也帮我申请去以色列进修, 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上课, 住在 Tantur Ecumenical Institute(坛图尔普世运动研究所),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有关普世运动历史与发展的地点, 风景优美, 就在耶路撒冷与伯利恒中间的一个小山上。

黄: 叫普世运动研究所。跟基督教合一运动有关?

李: 对。它有个历史渊源。首先, 1962-65 年间的梵蒂冈第二次大会中, 天主教会请一些东正教会(Eastern Orthodox and Oriental Orthodox)及基督新教的非天主教的教会领袖及神学家以观察员身份(Observers)参加, 总数是 63 人。开了会之后,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跟教宗说, 希望他们之间的对话可以继续。所以, 东正教、基督新教跟天主教在多年各方的努力下, 在 1972 年在耶路撒冷合作开设了 Tantur Ecumenic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Theological Studies。我通过这个机会在希伯来大学学习希伯来语言、圣地考古和《圣经》研究。

黄: 这是哪一年?

李: 1976 年到 1977 年。我在 1977 年初被接纳修读博士课程。

黄: 博士课程。

李: 对。

1.3 著名学者 Professor David Flusser 的影响

李: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 Professor David Flusser, 他是一个正统犹太教信徒, 可是, 他的学术

研究范围是早期基督教及新约《圣经》,也研究死海古卷及第二圣殿的犹太-基督教。他写了好几本重要的书,翻译成多种语言。其中一本颇为人知的是用一个很简单的书名:《耶稣》。

黄:就叫这个名字?

李:对。

黄:简单一个词做个书名。

李:他在希伯来大学比较宗教学系,他认为,真正要了解基督教不能不从犹太教的《圣经》开始,他建议我从希伯来《圣经》及犹太拉比传统研究耶稣在新约《圣经》的登山宝训。

黄:犹太教只有旧约,他们的《圣经》叫 Tanak。

李:Flusser 教授帮助我成功申请到以色列国家奖学金,可是,后来因我在中文大学两位老师的意见,希望我能在一间有神学传统及背景的大学作研究,我决定放弃希伯来大学,进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读博。

黄: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

李:对。其实在之前一年我已经被爱丁堡大学接受了,可是 Deutsch(戴智民)教授希望我考虑,耶路撒冷的经验对我的学术发展的影响。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授课与研究《圣经》的时候,就对他自己的基督教身份及犹太人的根进行了重新思考。

黄:他的犹太的根、血缘?

李:他当时是在过渡当中:犹太教、基督教、基督徒、传教士、犹太裔这个根。读《圣经》,旧约《圣经》也好,新约《圣经》也好,都需要知道耶稣、门徒及早期基督徒都是犹太人。迦南圣地是很重要的,就是基督教、犹太教都产生在这个地方,基督教也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流,早期基督教与犹太教密不可分,也不是想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宗教,历史的背景我们都清楚。到底我在以色列读还是在英国读博士?当时有这个背景在,我应该受多一些犹太的传统训练,还是多一些基督教的观点与神学?这两者的轻重,对我的《圣经》研究到现在都影响很大。

黄:你是在 1977 年开始到爱丁堡大学的。

1.4 爱丁堡大学的希伯来《圣经》研究

李:是 1977 年 10 月。爱丁堡大学的希伯来《圣经》研究的教授资源很强,我跟 Professor G. W. Anderson, Professor G. Auld, Professor John Gibson 及 Professor Hayman 等研读旧约及早期犹太教,基本上做《圣经》文本的研究。

黄:文本学者。

李:可是文本研究,涉及的范围包括文献学、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之后就是经典的观念、它的世界、它的思想史等,但是,基本上我是《圣经》文本学者。

黄:您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以文本为切入点,以跨学科的、学科间的方法进行研究。你做完博士就回香港了?

李:从 1980 年到 2014 年退休,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了 34 年。

黄:你的身体也挺好。

李:还好。

黄:在这 34 年中,有哪个重大的问题?

李:香港回归中国的问题。对很多人而言,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问题出现之后,大家要考虑到底在香港留下来还是到海外发展?当时,我其实没有太大的挣扎,虽然有一些海外大学的邀请,最后,我还是留在中大。

黄:一直是中大人。

李:对。

二、学术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2.1 神学与宗教之间的问题

黄: 还有其他影响你学术路向的事件吗?

李: 其中一个就是神学与宗教之间的问题, 因为中大有宗教学研究, 也有崇基神学院。我最先是在神学院的, 后来, 就转到宗教学研究了, 我在宗教研究方面一直重视发展其他的宗教。第一个影响我的学术思考的, 是从一个以基督教为中心的 religious studies (宗教研究) 扩大到包括其他宗教传统及以宗教学理论为基础的宗教研究学系。

黄: 多元宗教研究。

李: 这里涉及一个学术路向的转移, 从一个神学和哲学的视角切入, 转到历史、社会、政治的视角。原因就是, 我认为, 要真的理解一个宗教, 不能单从一个思想体统去认识; 宗教也有生活, 也有社会, 有人群, 也有世界。所以, context (语境) 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2.2 跨语境和跨文本阅读与前见

黄: 影响你的学术研究, 就是语境, 语境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李: 对。首先, 我这么多年都是在做一个 con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Bible (《圣经》的处境化诠释), 这是一个范围, 而且我还组织这个 section (分会、部分)。

黄: 中文怎么说?

李: 就是圣经的处境研究。

黄: 英文再说一下。

李: Contextual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黄: “处境化的圣经诠释”或者“解释”。

李: 这个以前不重要, 在现在的世界学术里面, 有很重要的发展, 不能不理处境。这个处境包括: 经文的历史的处境, 以色列人跟早期基督徒的社会的处境, 不能只是 abstract (抽象), 就是不能抽象地去处理经文, 因为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些思想, 有一些神学, 我就是从经文里面寻找观念。我说这个是立体的, 立体的意思就是…

黄: 多角度的。

李: 对, 所以, 这个对我影响最大。我现在读的经, 不会单读一个表面经文里面讲什么, 我说它后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它的作者到底面对什么问题, 它在经文里面所表达的, 就是回应的问题。

黄: 我这里穿插一点。像我在赫尔辛基大学的《圣经》学, 传统上我们讲 exegetics 就相当于解经学, 是解释希伯来《圣经》或者希腊语的《圣经》在原文本中表示的是什么意思。而 hermeneutics, 就是诠释学, 是说这段经文对于今天的 context 里的我这个读者有什么意义, 因为在你的解释中, 你是把这两个概念 exegetics 和 hermeneutics 结合在一起的吗?

李: 它们不能分。原因就是你这个 exegesis, 就是我们从经文里面读出什么来。

黄: 对, 从里面拽出来它的意思之原意。

李: exegesis 好像是客观的, 可是你怎么抽出来都不是客观的。谁在抽?

黄: 谁在抽, 怎么抽, 从哪里抽?

李: 这个谁受什么影响, 这个谁身份怎么样, 你是一个犹太信徒和基督徒信徒、非信徒? 其实是有影响的。

黄: 真正客观, 我们一般所说的 objective 是不够客观的。

李:我们以为它一定是客观,一定是科学的,其实,界线很难分。而且,我都觉得,读者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我们这个读者是现在的读者,可是历来这些读者都受其他元素的影响。可是,现在今天回到经文里面读经文,你通过这个历史的隧道看进去,这一段历史你需要处理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能否跳过这些历史而不理它?

黄:不要前人的解经,只要自己的。

李:如果是可以跳过去的话,你还是带着你自己的……

黄:自己的 presupposition,个人的前见。

李:你放不下,你放不下,就不是你,你放下,你就不能读。

黄:对,每个人都有有色眼镜,自己的眼镜。

李: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fundamental)。

2.3 您的信仰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黄:好的,犹太和基督教,这两个元素对你有很大的影响。再一个就是 presupposition 对你的影响,合在一起。与这个相关我还想问,接着你这个话题,就是有哪些因素影响了你的学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信仰,你怎么成为基督徒的?你是从父母那里来的?还是自己年轻的时候接触到基督教信仰的?你是怎么信基督的?这个信仰怎么影响了你的学术研究?

李:这一点,我现在就到一个地步,我看《圣经》,以前的信仰跟现在的信仰到底有没有影响到我?我说一定的。可是,我现在就有一个观念:基督教的思想是怎么来的?它不是从经文里抽出来的;我现在发现,我们先有了教义,才去定那个经文。举个例子,教会的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公元 325)。

黄:《尼西亚信经》、尼西亚大公会议。

李:尼西亚会议的时候,他们定基督论人神二性的教义。

黄: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内容。

李:他们不就定了嘛。

黄:对,尼西亚会议。

李:当时,《圣经》还没有定稿。

黄:那时候圣经还没有定稿?!

李:《圣经》于 381 年的第二次大公会议即第一次君士坦丁堡会议上才被确定为旧约 46 卷和新约 27 卷了,正典才形成。教义于 325 年被确定,而《圣经》于 381 年才被确定嘛;它们都是康斯坦丁的时代。康斯坦丁对基督教有好感,^[1]因为他的经历,之后他要统一罗马帝国,他要统一王国,他觉得基督教很有帮助,而且他觉得基督教应该有统一的信仰,^[2]因为当时不太统一,所以,才有了教会的这些会议。最后,他们觉得应该有一些经,因为当时有很多经,信徒读不同的经,而且,每个群体都对它自己的经典的重要、不重要与次要进行区分……^[3]

黄:就是说,哪些书有资格被列入《圣经》?是当时面临的问题。

李:有些经,今天都不会被列入《圣经》进去的。你看这段历史,你就能看到……

黄:就是《圣经》的正典化是如何完成的?

李:可是,不同的群体还有其他的书,他们的图书馆不单只有正典型《圣经》。

黄:不只是有新教《圣经》的 66 卷书。

李:新教跟天主教又不是一样的。

[1] 约于主后 312 年。

[2] 主后 313 年罗马皇帝颁发《米兰敕令》使基督教在帝国合法化。380 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对非基督教产生了排他性。

[3] 《圣经》于 381 年的第二次大公会议即第一次君士坦丁堡会议上才被确定为旧约 46 卷和新约 27 卷了,正典才形成。

黄: 东正教跟天主教、新教今天还是不一样的。

李: 东正教也不一样, 他们有 82 本书嘛。

黄: 对, 东正教 77 卷, 罗马天主教有 73 卷, 而新教则有 66 卷。

李: 所以, 你看到这个就是不同的经典。不同的经典以外还有其他经典, 不是说你订了这些书, 所有其他书就不能进到图书馆, 其他人就不能够读; 不是, 而且还不断地扩大。

黄: 就是说, 在今天的世界上, 图书馆里非基督教的文献也还是收集很多。

李: 对, 基督教也有, 非基督教也有。所以, 你看到, 这个阅读是很广的, 而且影响每一个团体的信仰。唯独一个问题就是, 我现在再看读经, 你通过教义, 通过信仰去读经, 还是希望, 去读经典本身? 我刚才说了, 很难绝对客观地去定义……

黄: 《圣经》的本意很难被挖掘出来。

李: 挖掘《圣经》的本意也不是这么容易。我们是希望越靠近[本意]越好。可是, 我们要知道, 有一些教义就是有一些在[《圣经》确立]前面, 有一些在[《圣经》确立]后面成立的, ……

黄: 所以, 你这里讲的核心问题, 是不是涉及经典和信仰的关系? 我讲的经典就是《圣经》了, 经典和信仰哪个在前? 哪个在后? 信仰不一定是从经典来的, 因为有很多信仰教义是在《圣经》正典没有定下来之前就诞生了, 特别是信仰的教义, 如基督论的被确定就是如此。历史上是以这个作为标准再来筛选《圣经》, 哪些是正典, 哪些是次经, 哪些是旁经。

李: 而且, 他们筛选的时候也有一个情况, 他们选某本书, 不是整本书里面所有的意义都觉得重要。

黄: 而是只节选其中的一部分?!

李: 因为某一点还是能够解释教义的, 它就用这个经典。其实, 里面还有一些跟这个教义……

黄: 甚至相冲突和不吻合的?!

2.4 “经”与“教”的关系

李: 现在回过头来, 你现在读经需要教义, 还是你读经希望看到经文里面的其他不同的层次? 如果是后者, 很多跟基督教的教义就不一样了。如果你说要跟从前面的路线, 我就分“经”跟“教”的问题。经就是经文, 就是现在传下来我们看到的经文, 所以, 这个经文也不是统一的。

黄: 但《圣经》还是有一个版本, 权威的。

李: 是一个版本, 两个版本, 还是几个版本?

黄: “经”的权威版本和内涵到底是什么? 是个产生争议的问题。

李: “教”就是教义, “教”就是教会。教跟经之间的关系很重要。你从教去读经, 你永远都不会读到经的本意。经里面有关教以外的东西, [就读不出来了]。

黄: 拿教看经, 只看了符合教的这一部分, 其他的部分就被忽略掉了, 甚至排斥掉了。

李: 最清楚的是我们读旧约, 旧约的许多内容都没有被读出来, 因为有新约嘛。宗教改革的时候, 其中一个当时说法是到底要不要叫“旧约”这个名称, 有人说不要, 我们叫 Hebrew Bible(希伯来《圣经》), 后来就这样有了“旧约”与“希伯来《圣经》”两种叫法。所以, 很多信徒就觉得, 我们的经里面有“旧约”和“新约”。可是, 你看, 马丁·路德讲要从新约到旧约来读《圣经》。可是, 这是个教义。因为你从新约去说旧约的话, 你就觉得旧约没有独立的地位, 它的存在就是为了……

黄: 见证耶稣基督。

李: 所以, 你就只有读到这部分。这个部分旧约是一个预表也好, 预言也好, 后面的只是前面的应验。这个说法不是反对, 可是, 我不能够接受。因为如果接受, 你读一生, 读 100 年, 读 1000 年, 读 2000 年, 以后读的[希伯来《圣经》的]经文都是服务新约的; 可是, 旧约经文本身有很多宗教的教义、其他教义的内容和宗教的经验, 不是说犹太人跟神人的关系, 后面这个没有被读出来。

黄:对,读不出来那份意思了。

李:永远都读不出来了。

黄:怎么办?

李:你是读前面的经文,可是,你永远在后面的经文里面去解释前面的经文,这个我说就不是真正的阅读。

2.5 以中国的经典来读希伯来《圣经》的原文

所以,你第三个问题是将来怎么发展?中国的基督教如果要发展,我觉得,你就不能够只是跟随整个西方传统的基督教对旧约的看法,因为这样你走来走去,都是西方基督教这样发展传到中国,中国的文化作为整个传统是没有影响的。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接受了,我们能够做的,我们接受的,用中国语言跟文本、观念去表达,你看到这个,核心的问题是定了。中国化的问题是什么?它将这个观念以中国的文字和能够被理解的方式来表达。可是,如果你真的要想这个经典能够中国化的话,你就要解释。当然,后面的[新约]放不下了。[如果]我们用中国的经典、中国本土的资料、观念来读[希伯来《圣经》的]原文,里面开放了很多…

黄:可能性。

李:以前,我们没看到这些。

黄:很多的维度。

李:对。而且有一点,中国的文化传统在这里就有贡献。如果不是,你还是一个,在后面永远是工具。

黄:就是个工具。

李:可你是个工具的话,你就只有能够附属嘛。

黄:重复,复述,重复,repeat,repeat 西方的教。

李:还有一个词是,我说是“附属”。

黄:附属,是个附产品、附属品,不是独立的。

李:不是主体。对吗?

黄:对。

李: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这个路不容易走。

黄:我们现在已经谈到你主要研究的核心内容的问题。

李:对。我就不将它分得那么清楚,我放在我的思想当中来谈。如果我们要对中国的经学,圣经学,进行研究的话,如果中国要有一个贡献的话,我们要从我们的经学的方法,西方经学的方法,作为进入,把基督教跟信仰,即“教”的部分先放下来。

黄:把教的部分先下来?!

李:今后我们读出什么维度,跟中国的传统有什么对话,我们如果说处理“教”的问题的话,在这里才能出来。

黄:就是先读了之后得出一些结论。

李:先经后教。

黄:这是你的主要思想?

李:对,这个是我的思想。

三、你的研究是否会被你自己的过分人文主义“前见”所控制？

3.1 把“教”放下来去读“经”的时候,你如何处理你自己的“前见”？

黄:但是这里我的感觉,你也遇到一个挑战。就像你讲的那样,你讲先把“教”放下来,先来读希伯来的或者希腊的《圣经》原文,再加上中国的视野,跟中国的结合在一起。但是,这里就存在一个前见(presupposition)的挑战:你从里面怎么能够找到客观的经义?你把“教”放下来了,你拿的是“经”,你的这个“前见”是什么东西?在你头脑中指挥你的 presupposition 是什么?那是不是就不是 divine revelation(神圣的启示),还是 humanistic(人文学性质的东西)?如果都不是的话,那就是你自己独特的个人性的“教”,就是你自己的人文学性质(humanistic)的东西?

李:不是,这个是两个层次。第一个,我们谈到“authority”(权威)的话,你就会帮自己画一个圈。

黄:圈给它画出来?!

李:这个圈是“教”,你就会觉得,西方的“教”是有“authority”,不是西方的“经”有 authority”。对吧?

黄:对。

李:所以,你放下“authority” of 这个教,不是放下“authority” of 经。

黄:经。

李:你放下 revelation,而且启示神性部分,有关“教”,你不放弃“经”这个部分,所以,它也是 divine revelation。

黄:对。但是,这里我理解这个意思……

李:你看到,这个经,我刚才好像说,先有教义,再有教团,然后慢慢有教史,最后慢慢到教的传统。经与教是互动的(interactive)。

黄:互相影响的。

李:可是,经也是有它的,如果你信 revelation(启示),问题就是 the divine revelation(神圣的启示)是组[成]的教,还是组[成]的经?

黄:不错,你要这样想的话,我们经常都是从一个“教”,作为一个 theoretic basis(理论根基)。

李:而且是作为 authority(权威)。

黄:对。比如说,三位一体、耶稣基督的人神二性、童贞女马利亚生子,就是《使徒信经》的核心嘛。

李:都是这个教的 authority(权威)。

黄:对,所以,你读经就是要符合这个,不然这个解读的经,就觉得有弊端(heresy)。

李:这样就很奇怪了,我们觉得 the divine revelation is not in the text(神圣的启示是不存在于经里面的)。

黄:是 in the Creed(在信经里的)。

李:所以,我现在讲的不是反教,很多人觉得我是反教。我真的是将信仰跟那个,我说这个不容易做,可是我真的要这样做。

黄:你的目标不是要反教。

李:我是放下这个“教”。

黄:你有点像 phenomenology(现象学),要继承,先把这个前见,把这个“教”先搁置一下。

李:其实有一点,我相信 text(经文)不是简单的,意思就是 revelation(启示)不是简单的。第二, The Word of God is not simple,意思就是……

黄:上帝的话语不是那么简单的。

李:如果教已经包含了 word,我就不相信。

黄:教已经包含了 word,就是这个教义已经把上帝的经包含在里面了。

李: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个信仰,就是 The word of God is much beyond the doctrine。

黄:“经”要比“教”更丰富、更广阔。

李:而且,上帝一定比这两个更丰富。

黄:这是不错的,对。

李:理论上是这样的。

黄:对,应该是这样。还有,另外,我刚才讲的教和经谁在前,谁在后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问题。

李:现在,我们从教还有从神学去 limit the word of God(限制神的经)。

3.2 你是否会在传另一个不同于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

黄:这样的话,你这里会不会出现一种,像保罗说的,如果有人传的和我不一样,你就不要接待他,因为在新约里是这样说嘛,我们就传同一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李:这个问题就是保罗、彼得、约翰他们传的不一样。你现在这句话就是,保罗说:“你们要不听他们、其他的人,听我的”。

黄:对。

李:理论上也可以这样说。

黄:对,也可以这么说。

李:彼得的书信跟彼得的福音没讲到这个点。

黄:谁决定的?

李:但我现在的,我知道,这个是很多人不能接受。我现在不是说基督教不是基督教问题,信徒不是信徒的问题。我的经虽然经过正典化了,但是我作为一个学者,我知道这个正典化的过程,知道经典的限制,可是我不能够受它限制。

黄:被它控制死了。

李:因为我知道,《出埃及记》这本书也好,耶稣的福音也好,还有其他的 text(经文)可以帮我深入去了解这个经。你说,因为你要信仰,你有上帝;所以,早期这些经跟这些点就不再重要,这个写作就没用了吗?它没有帮助你吗?我们的信心太少了,我们开放的话……

黄:更开放。

李:谁可以告诉你,你在你的研究当中,这个信徒的话,没有 revelation(启示)呢?谁说的?

黄:对,这有可能每个人都会得到上帝的启示嘛。但你这里有个问题。

李:你知道 we have a lot of time(我们有很多时候),we have limited the freedom of God。

黄:我们把上帝的自由限制住了对吧?对,这是不错的。

3.3 你会否导致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

黄:但是你这个是探索的过程而已。现在,你的这个作法有一种危险,就是会形成一种状况,我称之为相对主义,或者是虚无主义。

比如说,到底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上面所说的人有原罪,信主得救,死而复活,这些难道都值得怀疑吗?那我信什么呢?你在建构,我还没建好呢,这个经一抓,你这个经一抓又有问题了。我们讲新旧约全书共有 66 卷,旧约 39 卷,新约 27,新教的《圣经》总共是 66 卷,这基本上是固定的。如果你把现在这个经的 close(封闭固定的)正典数目改变成为 open(开放性数目)的话,你要把《彼得福音》,什么《多玛福音》也都加进来,这样一搞,那这就多了;到最后就没有“教”了,或者这个教我需要重新界定,而不再是我们所相信的新教了。这个问题你将怎么解决?

而且,我还要问你的挑战是,你自己的 authority(权威)是什么?你相信 God also reveals to you,

Archie Lee(上帝也向你李启示)吗? 就像路德当年读经一样, 上帝对你有独特的启示吗? 你这样读, 这也是可以的。但另一种可能就是说, 你把传统的教, 我们说的“正统的教义”(orthodox doctrine), 都放置下了, 放置一下, 你不可能是 empty(空的)。把那个放置了之后, 是什么进来了? 你进来的是 God's special revelation to Archie Lee(上帝给你李的特殊启示), 或者你的这些 your reasonable ability(你的理性能力)? 就这两个问题, 你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李: 首先, 就是说, 我做这些研究, 不会说, 我现在只是做新教的《圣经》研究。

黄: 好的, 你不这样讲。

李: 如果你这样讲, 就是 66 卷了, 可是, 如果说我是做天主教的《圣经》研究, 那就是 47 了。如果我说是东正教的, 那就到 82。所以, 你现在做哪一个?

黄: 我自己有点 ecumenical(普世运动性的), 我认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这三个都是广义的可以接受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我是这样认为的。

李: 但是, “经”就已经开放了, 看到了吗?

黄: 是, 我是也有一点开放。但是, 我是坚持两点, 这个有点是我的“教”了, 就是“三位一体”和“基督的人神二性”这两点。

李: 再回到这个问题。《圣经》学, 不是教义学。《圣经》学, 如果你按照这个教义去宽泛地理解它的话, 比如说, 教义里面对每一本书都有一个观念, 有一个想法, 有一个传递的传统; 可是, 如果我做一个《圣经》研究, 如《约伯记》, 我一定要有三位一体呢?

黄: 就是怎么都把它们一起放到这里来?

李: 这个不要。教会里面说这本书是有关 sufferings of the innocent 呢?

黄: 无辜者的受苦。

李: 不能够, 在教会里面, 根据教义说, 约伯是一个非常忍耐的人。

黄: 有忍耐性的人。

李: 你读第三章开始, 就不一样了。第三到四十二章, 上帝讲话, 中间一段, 约伯是一个反抗的约伯。你说他不能够接受他, from chapter 1 to chapter 42。

黄: 是, 中间那个都没有了。

李: 这样的话, 你就以为 authority(权威)就在“教”里面。可是经里面, 我说“经”有很多层面的, “教”是读其中一个, 就成为“教”的东西。我现在作为一个《圣经》学者, 我读了这些经, 你说一定要跟这个部分, 我觉得, 就没有《圣经》学了。比如说, 我读, 举例来说, 现在不理宗教部分, 比如说, 中国的四书, 从汉学也好, 从宋学也好, 到清里面的, authority(权威)是什么? 你今天真的有跟其中一个去 define(界定)这个 text(经)吗? 考古里面出现一些经文, 经的注解, 你看不看?

黄: 那当然应该看了。基督教也应该如此, 《圣经》也应该如此。

李: 所以, 我说, 如果你做研究的时候, 咱们说这些经, 这些其他的不能看的话, 它有没有帮助我们, 我们就不能够成为一个学术的……

黄: 对, 就把它封闭了, 自我限制了。

3.4 先解构, 再建构, 不担心离经背道

李: 所以, 回到一个问题, “authority”(权威)不是我的很重要的关心, 如果你常常用 authority 的话, 这个西方的 authority 就一定 over(超过)中国的 authority; 所以, 中国的神学就不能够发展了,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冒险的问题。没冒险就没有新发现。没冒险, 你就是 traditionalist(传统主义者)。所以, 现在我就说, 作为一个学者, 作为一个希望在中国《圣经》研究作为学问里面能够慢慢建立起来的, 就一定要将所有这些都要拆了, 才可以建。

黄: 先拆了, 再建。

李:如果你不拆的话,你其实不能够建。

黄:先解构(deconstruction),再来一个建构(construction)。

李:所以,我也不担心离经背道这个 orthodoxy(正统教义)的问题,我也不担心 swim in the wider and open sea(在更广阔的大海里游泳)。

黄:在开放的海里游泳。

李:我就需要这个,你才可以,你可能死掉。

黄:需要 take the risk(冒险)。

李:Archie 死了。

黄:会有另一个学者站起来。

李:在中国就是这样。

黄:我知道,我理解你,也尊重你这个做法。你是在这个的背后,你有这样一个愿望,而且也这样做。这个做,你的理性,你的 passion(激情),你的 desire(欲望),你的 reason(理性),你的 wish(期望),除了这些之外,你是不是也相信,有个高的 reveal(启示),还有 revelation(启示)给你。

李:我能够说的是这样。

黄:应该上帝是给你有启示的,能找到。

李:如果你信上帝是宇宙的主宰,你信所有生命是从上帝而来,你也信我们的 intellect is connected with God。

黄:我们的智力也是跟上帝相关的,智力是上帝给的。

李:对。如果这个前提都觉得是有可能性的话,所以,你就会觉得就不担心了,我不担心。

黄:假如它是真理,不担心会被解构掉,是吧?

李:而且,我看到在基督教传统来说,每一代的人都有一些要挣脱的。

黄:有改革家要诞生。

李:其实我不是改革家。

黄:你不想做改革家。

四、汉语学界的希伯来《圣经》研究及人才培养

4.1 人才培养计划

黄:你说你自己并不是想做一个宗教改革家?

李:可是我 lay the ground for others。

黄:为其他人打基础。

李:所以,又回到一个问题了,就是从 2003 年开始,我就看到中国《圣经》研究这一块需要训练人才。所以我就开始去 design the program,就是设计。

黄:设计培训计划是吧?

李:也跟大学说你都给我几个……

黄:scholarship 名额。

李:对,每年三个,因为在中大,你一定要学校给你这个名额。

黄:才能招生是吧?

李:有钱也不能招。可是学校也说,OK,都给你名额,可是也需要有钱去承担这个多的名额,所以,我又去找钱。

黄:从 2003 年开始。

李:对,10 年。10 年 12 个博士生,大陆的。

黄:今天与您一起来开会的他们三个,都是你的学生吧?

李:对,今天是他们三个。

黄:姜宗强、田海华、林艳、姜森。姜森是拿你的博士吗?

李:对。

黄:我还不知道呢。

李:她是这样,本来她是北大的,北大跟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合作之后,所以,她就来香港读书,也是同时间读两个博士,联合培养。她有几个途径,第一,拿中大的学位。第二,拿中大跟北大的学位两个。第三,拿北大的学位。

黄:拿三个?

李:三个可能性。所以,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他就拿两个,姜森是拿一个,她是拿北大的,是这样。所以,她也是我的学生,她读了三年。

黄:所以,你为大陆总共培养了 12 个博士。他们现在都在中国大学找到教职了是吧?

李:除了一个,她嫁给……

黄:嫁给老外了?

李:不是,一个中国人,可是这个人 computer scientist(电脑科学家),她现在就移民了,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在 State University of Florida。

黄:佛罗里达。

李:所以,她就在这个地方工作了,她就去那里了。

黄:是谁?

李:李哲,哲学的哲。

黄:是个女生是吧?

李:女生,读得很好的,而且她的语言现在不错,可是她现在在佛罗里达。所以,除了她一个以外,其他 11 个都在中国,其中有一位不在《圣经》研究里面,所以还有 10 个。

黄:都有哪几个?姜宗强(西北师范大学,兰州)、田海华(四川大学,成都)、林艳(深圳大学,深圳)、孟振华(南京大学,南京)、张颖(华东师范大学,上海)、黄薇(上海大学,上海)。

李:还有叶落夫,之后有个张什么,跟张颖一级的,叫张晓林。

黄:八个了,还有姜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

李:对。

黄:9 个了,还有一个。李哲在美国。

李:李哲。在北京做什么工作我都不太清楚,还有一个赵若云。之后还有宁波大学的徐雪梅。

黄:徐雪梅我知道的,徐雪梅在我们的《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发过文章的。你们的这个经费是国际圣经工会资助你们,还是从哪里?

李:亚联董(United Bible Society in Asia),这个是 1922 年成立的。它本来是成立管理在中国的 13 家基督教大学,后来 1979 年以后就没了,就离开了。所以,北大的校园、燕大……

黄:都归北大了。

李:可是后来中国给了一部分钱。

黄:给了他们一笔钱?

李:所以,它就有一点钱。

黄:这是培训现状。

李:对。

4.2 中国大陆本土培养的希伯来《圣经》研究学者

黄:那中国大陆本土培养希伯来的《圣经》研究学者有吗?除了你的学生之外,中国大陆还有其他的吗?大学里面。

李:有的。比如,中国人民大学。

黄:雷立柏(Leopold Leeb,1967年一,奥地利学者)在那里教希伯来语。

李:还有浙江大学的,叫什么名字?

黄:梁慧。

李:对,她也是《圣经》研究,希伯来语。

黄:对,她和杨克勤(美国西北大学,芝加哥)他们合作。

李:她也是读的一些希伯来语。像天津南开大学的王立新。

黄:然后,就是河南大学梁工。

李:对。他们很多人是读希伯来语,就是在神学院里面。

黄:还有金陵神学院(南京)。

李:华东神学院(上海)。

五、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

5.1 《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

黄:我原来在2012年写了一本书,叫《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我基本上就是罗列这样一个体系。我就讲《圣经》是可以被当成三种类型的东西来研究,一个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上帝的话语”(the word of God),二是当成一个“文学作品”(literature),从南开的朱维之、梁工等等下来;就是一个文学作品,艺术品。三是当成“人文经典”(humanistic document),里面有历史,有文化,也有政治,有社会学。

我觉得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里面研究《圣经》,好像最多的是把它当成一个文学作品,比如,以梁工他们为代表。然后,其他的则是把它当成一个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的人文经典的文本来进行研究。

李:思想史。

黄:思想史方面的,就是人文经典。

李:Philosophical ideas(哲学的思想)。

黄:是这样一个状况。我想,《圣经》的这两类研究都对,也有必要,也很重要。但是,我认为,这只是一部分而已,不是《圣经》的全部。《圣经》之所以为《圣经》,最主要的是有一部分人认为它是“神的话语”。所以,我把这几个合在一起,我想,这样来看,《圣经》才是比较全面的。但是,您的研究属于……

5.2 《圣经》不仅是神的话语、文学艺术作品和人文经典,而且是神人交碰的记载

李:在这三个之外。你知道为什么吗?

黄:为什么呢?搞清楚这一点很重要。我想知道,你怎么在这三个之外,我想把你包括进“人文经典”的范围之中,结果你在这三个之外,你跑出去了。

李:首先,我觉得,你是探索 the word of God(上帝的话语)还是不是 the word of God,都没问题。可是,它是一个 human articulation of the defined human experience in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of

context,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文、人文学思考, 是一般人在一个历史的状况当中, 有一个对神、上帝, 还是一个信仰的投入; 可是, 经过一个非常艰难的历史的处境, 在神人交碰的观念当中, 见证一个非常深的宗教的情操, 而且, 这个情操被记载在现在的文字当中。所以, 这个文字不但是 literature(文学), 不但是人文的, 也不但是从上帝来的上帝的话语, 是人回应“神人交碰”的宗教的情操的表现, 所以, 它的宗教性很强。我觉得, 你读《圣经》, 比如说, 我是旧约《圣经》, 我读这个经, 它是 a literature, yes, but it is not only literature(文学, 是的, 但它不仅是文学), 它是 a humanistic document, yes, but it is not only a humanistic document (人文经典, 是的, 但它不仅是人文经典)。

黄: It is not only that(它不仅是那个)。

李: 它是一个信仰里面承认上帝的话 not accepted(不被接受), 用了很多“人”的话, 你不能够说“骂上帝的话”是“上帝的话”。可是, 你骂上帝, 能够骂上帝, 是用人的话, 可是骂上帝的话有一个 interactive God, 你骂这个神。

黄: 互动的神。

李: 所以, 你心里明白, 你都骂上帝骂得很厉害的。

黄: 是的, 不高兴嘛, 遇到困难抱怨上帝。

李: 对。可是, 你骂上帝不单是一个“骂”, 而是在“人神交碰”当中。

黄: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交通、互动)。

李: 我说 religious sentiment, dimension of text(经的宗教意义、维度), 不能够不理, 所以, 我是做这个。

黄: 要来看这种互动中的宗教情操。这是你对《圣经》的定位。我大部分很认可, 你接着说。

李: 我是这样看, 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不能够说, 我们说极端化(polarize), 两极。

黄: 两极化。

李: 神就是神, 人就是人。它一定在神人之间。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说《圣经》, 你不能够将它放在神这边, 单是这边; 也不能够放在人这边。我们通常都喜欢, 尤其是我们中国学术界里面, 我们的训练是这样, 一定要 polarize 这些东西。

黄: 两极化, 黑的, 白的。

李: 对。你所说的三个部分(神的话、人文经典、文学艺术作品)在《圣经》里面都有。可是, 它还有一个突出的部分, 我希望用 Rudolf Otto (奥托)的 idea of the Holy(神圣)the Mysteria。

黄: 神秘性。

李: 你如果说, 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什么是神秘性。

黄: 那就不神秘了。

李: 是的, 那样的话, 你就没明白。

黄: 对。

李: 它还是神秘。可是, 你没有明白。

黄: You can feel something, but you cannot get it。

李: Trancedence。

黄: 超越性。

李: 你知道, 它一定在我外面, 你永远都不能够超越它。

黄: 形而上, 或者是精神彼岸。

李: 对。第三, 很重要, facinating, 你觉得……

黄: 让你惊叹。

李: 惊讶。fascinating。你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没有信仰, 也没有投入。你做一些事情可有可无。

它一定要影响你的生命,经典都要这样做。我说,我非常投入的,我读经文,每次读经文我都觉得你不能够没有感觉,可是,你又不能够单是感觉也不行。你以为你的感觉,你就抓住了它,它还是很远。所以,我就是这样。

5.3 无论你信它是上帝,还是不信它是上帝,它有上帝的话。如果你真的去研究这个话,它就会成为一个对你生命有意义的话。

李:可是,无论你信它是上帝,还是不信它是上帝,它有上帝的话。如果你真的去研究这个话,它就会成为一个对你生命有意义的话。

黄:是上帝的话,有上帝的话,对于你生命有影响,有意义的。

李:因为它如果跟你生命没有关系,他信上帝的话有什么用?这个教义。

黄:对,那个教义,是真的钱,放在银行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这个关系。

李:可是,你说,我不知道他信上帝的话还是不信上帝的话,我知道它对我生命有意义,我觉得,这个更重要。所以,这个教义问题,教义是一个好像 verbal formulation,就是用语言去表达一个 statement(声明)。

黄:一个表述,语言的表述,言语的表述。

李:这个表述没用的。

黄:就像生命,touch your life(触动你的生命)。

李:渐渐地投入,而且,经文进到你生命里面,这个 symbol(比喻)就很清楚了。比如说,《以西结书》中上帝说:“这个是我的话,你吃掉它”。^[4]这个是 symbolic(比喻性的),意思是说非常地甘甜啊,这个你要懂得它,他要将上帝的话融入到他的生命当中,而且在生命里面要活出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活出上帝的话,不是信它是上帝的话或不是上帝的话。

黄:对,耶稣说:听而行的,这才叫真的信。这里我觉得很有意思。

六、你的学术研究与基督教传统教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6.1 你的颠覆了传统教义的研究成果是什么?

黄:还有几点我想讨教。一个就是说,你到现在,我理解了你做的这个思路,你的主要研究、你的思路和你的目标了。到现在为止,你是以文本做基础的,一个一个,以《赛亚书》,什么《耶利米书》或者《约伯记》或者什么。那你到现在为止,你觉得,你发现了你的研究成果是什么东西?哪一些成果与传统的“教”,doctrine(教义),你颠覆了它,或者你修补了它?我不是指 historical or humanistic(历史的或人文的),我是指有点像 theological(神学性)方面的。你有哪些重要观点?比如,你把三位一体颠覆了吗?把耶稣基督人神二性颠覆了吗?原罪问题颠覆了吗?人有没有永恒的灵魂?就这些方面,你觉得你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成果,请举一些例子。

6.2 Cross textual reading(跨文本阅读、跨文本诠释)与,inter-religious(宗教间对话)或 comparative religions(比较宗教学)

李:两方面。第一方面,我这么多年研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圣经》从西方教会,经过殖民时代,来到中国一个新的地方,而且,这个新的地方本来有很多“经”的。

黄:四书五经,十三经。

李:所以,就出现一个问题,“经”与“经”的相遇的问题。“经”与“经”的相遇,首先一个问题是翻

[4] 《以西结书》3:1 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² 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³ 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

译。可是翻译也不是当时的翻译,翻译就是 interpretation(诠释)。所以,首先,我提出了在中国跟整个大的亚洲的环境,一个很难发展的对读经的方法,我叫跨文本研究、跨文本阅读。

黄:你“跨”是用“cross”是吧?

李: cross textual interpretation。

黄: cross textual reading(跨文本阅读), cross textual interpretation(跨文本诠释)。

李:现在,我觉得,在中国常常有一些传统的词,因为我 1993 年就提了,写了一些文章。我看到一点,首先,它不是 comparative(比较性的),你常常做两个经典比较的话没用,它一定是这两个字,它们相遇的时候,首先这个是 A,这个是 B,这个是现在的经典,我通过这个经典去了解它,就是它里面有一些东西,我读它的时候,我不能够直接读它,因为我都有我自己的文化背景,没有通过这个,可能它通过……

黄:它通过 C。

李:对。

黄:这两个不一样是吧?你从那边来读它,我从这边来读它。

李: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可能要跳到 B 看 A。

黄:反过来看自己。

李:而且,这个是来来回回的。之后,得到一个互动的……

黄:你这个我懂了,我来讲,就是一个 methodologic(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的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搞的被 David Ford 叫做“经文辨读”(scripture reasoning)的东西,它是最近几年搞起来的。先是讲伊斯兰。

李:它是 1998 年最先提的,David Ford 和 Peter Oak。我当时在剑桥,他非常有兴趣, scripture reasoning, 1998 年、1999 年、2000 年我都跟他聊了很多,所以,我知道他。

黄:他的 scripture reasoning 和你的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

李:有很多不一样。他的 scripture reasoning 主要处理三个一神教的经典:犹太、基督和伊斯兰。就是同一个观念里面,他们三个之间怎么有一个 scripture reasoning 的过程,达到现在的犹太教、基督教跟伊斯兰教。因为这三个经典都有渊源的,都互相有影响的。虽然,犹太经典早,基督教经典是第二,伊斯兰经典是第三,可是,这三个都是 religion books(宗教经典)。

黄:对,这是一个文本本身的不一样,和追求这个方法。但是,方法论上呢?就是你讲的也是我通过这个来阅读那个,这样,有什么不一样吗?

李:它不会改变,它不会改变的。伊斯兰教怎么看,他们就没有来回。它是 trace(推),从后面“推”怎么发展的,从上面 up,所以,不一样。

黄:但是,你这个方法与我们称为 comparative theology(比较神学),也叫 intra-religious dialogue(宗教内对话)好像也不同,当然,与 comparative religions(比较宗教学)或 inter-religious dialogue(宗教间对话)更不同了。我强调的不是宗教间,是而是宗教内,赖品超搞很多,我也搞这些东西,这个与你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简单先跟你讲一下。我说的 comparative theology 是“比较神学”, inter-religious dialogue(宗教间对话),类似于 comparative religions(比较宗教学)。我是指,我作为一个基督教,对于儒家或其他所遇到的宗教,我先不来批评它,我先来理解它,理解它之后我不立即下判断,我不说“你对或错”,理解了之后,我也聆听它对我的理解。儒家说:你们基督教什么什么。我会认真听一下:你讲的基督教,是不是我所信的基督教?然后,我来给它回应。假如他们说:你们基督教就说“人干什么无所谓,只要信就行了”。我就说:“啊?基督教是这样吗?”我这样来慢慢地与他对话,辨别清楚,他所听说和理解的基督教是什么?其他的基督徒所介绍的基督教是什么?基督教的正统教导是什么?我所理

解的基督教是什么?最后的一个目的,我就不是那个排他主义,也不是包容主义,也不是多元主义,而是一个(particularism),是“个殊论者”:我是基督教,我是这样的。所以,我跟你对话的目的,是想理解你是谁,然后,我也想理解你眼中的我是谁。当你眼中的我不是真正的我的时候,我就在反思有哪些原因引起这些差异?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原因是:第一,我没有把我自己的身份认同表述清楚,或者我在生活中没有行出来真正的我来。第二,也有可能是你误解了我。所以,我想这样达到的目的,是要来介绍我是谁。我这种个殊论,就是要用你的思维和语言来理解你是怎么理解我的,然后,我再看看我怎么更好地表达自我来帮助理解我。

这样,我的这种“个殊论”与你这个 Cross textual reading/interpretation(跨文本阅读/诠释),你说这里面有相似吗?我觉得有点相似,有没有相似?

李:有可能是有相似。可是,我关心的问题不一样。

6.3 自己多元亚洲经典处境中的《圣经》阅读

李:我关心的问题,首先,我自己的处境是 multi textual(多元的经典)、亚洲的经典。

黄:对,多元的经典。

李:我们有儒家经典,有道教的经典,也有佛教的经典。

黄:伊斯兰,等等的。

李:有很多不同的经典。这些经典,我们现在读经,读《圣经》的时候,这些经典有意义吗?怎么将其他的经典跟宇宙上帝的话这个经典进行怎样的对话。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有的这个 textual 经文的细节、textual 经典的细节,你就发现,我读这么多经典,其实,《圣经》里面的很多经典……

黄:就是你讲的多层次,《圣经》里的多层次。

李:经典背后还有很多经典的。

黄:藏在下面的,一层一层的。

6.4 三位一体、原罪等教义有《圣经》根据吗?

李:所以,现在读的时候,因为我没关心基督教啊、基督徒啊、信仰啊,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所以,我只有关心一个,首先这个经典的《圣经》我现在怎么研究它?怎么建立一个《圣经》学?所以,这一个就是现在我从它后面读,都是为了这个。所以,最后,如果你说要建立中国神学、亚洲神学,一定不能少了这个。可是,如果现在放下最后这个部分,我现在读这个经,这个经文它没来中国之前,它是西方的神学:原罪啊、三位一体啊,现在来了;这个路我现在这样走,怎么样?所以,就将你关心的问题放在里面了。

比如说,举个例子,这个经文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走的话,它是《创世记》第二、第三章,是人的堕落犯罪,而且,后来的原罪,原罪从这个里面进去,然后,很多神学就过来了,如耶稣啊等都是跟《创世记》第二、第三章相关的。可是,我看第二、第三章写书的时候,它是关心这些问题吗?我真的有读《圣经》,所以,第一个问题,上帝对亚当、夏娃说:你要被赶出伊甸园。原因在什么地方?当然是犯罪、堕落,不听上帝的话。可是,上帝没有这样说啊,经文你知道上帝以什么原因将他们赶出去?经文写得很清楚啊。可是,我们现在无论谁读这个经文,都不会注意这个。

黄: ignore(忽略)那段。

李:对。刚才你问为什么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它讲什么?^[5]回到经文,他说上帝 among himself,你说三位一体也好还是什么的,虽然当时没有“三位一体”,在这些神学的会议当中,上帝说:“他们已经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他们的眼开了,他们跟我们相似”,这句话很重要。上帝说“这两个人跟我们相似”。这句话就没有说他们犯罪,可是谁说这句话?蛇说了:“神说,你吃了以后你就跟上帝相似”。

黄:神说的吗?

李:对。

黄:现在还真的这样。

李:真的这样。

黄:所以,神要把他赶走。

李:第二句话:“现在恐怕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所以,上帝要赶他们出去。为什么赶他们呢?再加一句话,“为了他们出去耕种他们所自出的土地”,这里有很多重要的话。首先,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假定,我们都要住在伊甸园里面,如果不犯罪的话。所以,上帝做这个世界是白做的。这个世界存在不存在,没关系;你就在这个小的伊甸园里面。到现在……

黄:也不需要耕种那个土地了。

李:不需要。而且,都说这些年都在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永远的在里面,我就不喜欢在里面了 too crowded(太拥挤了)。芬兰多好啊,中国这么大,13 亿、14 亿人口在伊甸园里面。这都是笑话。其实,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东西。

第一,他们要选择两棵树,选哪棵?哪一棵是禁果?我们的传统都不理,可是,无论怎么样,首先他们真的吃了一棵,而且,吃了这一棵他们就有智慧了,他们就知道有 knowledge(知识),懂得有智慧,懂得反抗上帝。上帝希望我们不反抗他吗?我觉得,上帝没这么胆小啊!你反抗我,我就要压你吗?所以,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没吃另外一棵生命树,到底 all these features,每一句 sentence,作者是没有意义吗?还是上帝的话没有意义吗?如果是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有意义的话,这些我们要懂。所以,你要懂它的话,你就发现了,原来这个世界,它后面有多么大的经文的世界。你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联系谁的问题。人跟上帝的关系关联在哪里?人跟上帝相似跟不相同在什么地方?这个是很重要的,所有 religious texts(宗教文本)都要处理一个问题,我是谁?我为什么会跟上帝沟通?因为跟他相似。我为什么不能够成为上帝?因为我们就是人,人神有一个区别。

黄:有相似,又有区别。

李:对。

黄: similarity and distinction(相似性和区别)。

李:所以,这一点,在神学里面,你不能够不提。

黄:这个是最关注的问题,我研究路德的 anthropology(人学),我就关注这些问题,现在,特别感兴趣。

李:可是你用“Original Sin”(原罪)这个[概念],你就[把它们]都去掉了。这个故事如果是“Original Sin”,你看到你在读后面古代希腊的文献,四个五个,现在不是我发现的,学者他们都已经讲

[5] Genesis 3:22-24(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²² And the Lord God said, “The man has now become like one of us, knowing good and evil. He must not be allowed to reach out his hand and take also from the tree of life and eat, and live forever.”²³ So the Lord God banished him from the Garden of Eden to work the ground from which he had been taken.²⁴ After he drove the man out, he placed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Garden of Eden cherubim and a flaming sword flashing back and forth to guard the way to the tree of life.《创世记》3:22 耶和華神說:“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能知道善惡。現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樹的果子吃,就永遠活着。”²³ 耶和華神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耕種他所自出之土。²⁴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了,他们都是关心同一个问题,都是关心人一定不能成为人,如果他没有 knowledge(知识)。

黄: Without knowledge, human beings cannot become real human beings(没有知识,人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人)?

李: 柏拉图说:“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6〕。你没有反思,没有去考察的生命…

黄:不知道生活。

李:所以,人一定要思考,一定要吃这个树。

黄:不吃这个树,就不是人了。

李:对。所以, it is a must essence(那是个必须的本质),所以,上帝就帮我们做了这个事。可是,我们永远都不能够作为人,永远不能够吃另外一棵树,因为你吃了就不是人了,你就是神了。

黄:不吃,你就不是人;那个你吃了,你也就不是人。

李:很重要的故事。你看到,我们神学的教育里面,都没有处理。因为经文已经帮我们决定了,它是个原罪的故事,一个犯罪的故事,原来里面更多的东西,来到中国的文献,人神的分别在哪里? 人追求长生的问题,不死的问题。

黄:永恒。

李:都是有关这个问题。

黄:中国的经典里面很关注永恒的问题。

李:所以,你看到中国经典,《圣经》经典,《圣经》背后的古代都处理这个问题。不是说原罪的问题不重要,你有了原罪的问题,所有经文就不要了? 我说不对,我要经文里面还有其他很重要的问题。

黄:你这个解说我很认同,但是,里面有一句话,你刚才引这么多经文,还有一句话说,“什么树人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死”。你没有解释这段话。你刚才解释的是那个。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是想确认一点,你说好的 knowledge(知识)是一个 essence of human beings(人的本质),生命、永生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 distinction(区别),好,我也认可。

但是,比如说,我作为一个,从你来讲你可以把“教”暂时放在一边,作为我来讲,我常常会从“教”来解释这段“经文”。我的解释是什么? 当人吃的这个果子获得了知识的时候,他这个知识不是真的知识。就是人和神之间有个差异,所以,永恒和不永恒之间,这是个差异之外。还有一点,人是获得不了那种绝对的知识,因为我们讲假如说 Logos(罗各斯),神就是真理本身,人可以获得 reflection, epistemology, stages(反思、认识、阶段)都可以,但是,他获得不了绝对。所以,所谓的与神相……

李:你说绝对?

黄:绝对, absoluteness。

李:对,没问题。这个没有说是 absoluteness。

黄:对。所以,就是说,可能人的罪,为什么解释成是一个罪? 就是在于,人必须得承认:我是一个被造的,我没有可能超越上帝。

李:没问题啊。

黄:没问题? 但是,他吃了这个果子之后,我们讲智慧果,它带来的灾难是在于:如果人要全部的相信上帝,你想,可能就没有这个 human being(人类的),没有这个我了,只有伊甸园了。没错。但就是因为人有了智慧,就像老子说的,智慧太多了,世界就开始打仗了,你有智慧,我有智慧,我们俩就打了。

〔6〕 (Ancient Greek: ὁ... ἀνεξέταστος βίος οὐ βιωτὸς ἀνθρώπου) is a famous dictum apparently uttered by Socrates at his trial for impiety and corrupting youth, for which he was subsequently sentenced to death, as described in Plato's Apology (38a5-6).

李: 可是, 你没有智慧, 我没有智慧, 没打仗, 可能我们不成人。

黄: 这也是不错。所以, 这个故事, 整个这个故事就在这里嘛。

李: 整个故事就是说, 没有绝对, 而且, 你刚才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

黄: 吃了必死。

李: 不是。是“园中那棵树的果子你不能吃”。

黄: 你的意思是说: “园中那棵树”并不一定是指智慧树吗?

李: 所以, 不知道……

黄: 这两棵树是哪棵树是吗?

李: 对。所以, 里面很多重要的地方。这是 ironic(讽刺性)的。

黄: “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好像是有这个吧?

李: 有。

黄: 我们基本上都是这样解读。

李: 像我讲的, 我们不能吃善恶树的果子。

黄: 对, 一般这么讲。

6.5 《圣经》的模糊性和超越性

李: 我可以帮你坐下来读两三个小时这个经文。首先第一点, 我们常常将这些本来是一个 narrative。

黄: 叙述性的。

李: 改成了 philosophical(哲学性)和 theological(神学性)的 text(经文)。

黄: Our imagination(我们的想象)。

李: 另外一点,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ebrew Bible writing(希伯来《圣经》的书写特点)是 ironic。

黄: 讽刺性的或幽默性的。

李: “ironic”的意思就是讲的话是很有趣的, interactive(互动性的), 有时候想说的话是对上帝说假话。

黄: 开玩笑的。

李: 很重要的一个。第二, ambiguity(模糊性)。

黄: 模糊性, 随意性。

李: 它一定要模糊的。模糊性的空间很大。所以, 经文, 最麻烦的读经文就是这个地方。因为常常其他是绝对清晰的, 可是它就绝对不清晰。而且, 它一定有很多可能性。所以, 这么多人研究,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了。而且, 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而且, 又产生了不同的流派, 因为经文就是不太清楚。这是第二。第三, 就是它是从事实开始去追源。

黄: 一个事实, 一个现象。

李: 最简单的就是, 我们为什么穿衣服? 为什么有男跟女? 为什么男女要结婚? 为什么生孩子? 为什么男的要这么辛苦的在田间工作? 为什么生孩子这么痛苦?

黄: 为什么要有情感?

李: 为什么人要死? 不是因为没有这个故事之前人就不死, 人真的我们经验到过死, 我们现在有各种故事的解释。人为什么跟上帝相似? 不是绝对相似。可是, 我们跟上帝相似, 因为我们能够有 knowledge and wisdom(知识和智慧)。虽然我觉得这个不是绝对的, 不但是绝对, 而且它的 knowledge 的范围很广, 性交、男女的性都是 knowledge。所以, 你看到后一章很清楚, 我们中文《圣经》[创 4:1] 是这样翻的: “亚当跟夏娃同房, 就生了孩子。”原文是什么? “Adam knows his wife Eve”, [and she became pregnant and gave birth to Cain.] 他“知道”夏娃这个 knows 就是很重要的观点, 所以, 这个 knows 跟第二章、第三章里面这个分别善恶树, 这个不是善跟恶的问题,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善恶的知识)合在一起就是惊醒的意思,东西啊、南北啊、善恶啊、好坏啊。

黄:对的,就是我讲的 epistemology 或者叫认识论,或者叫认识真理。

李:所以,它有这个观念,人跟上帝相似。可是,真的不能够跟上帝相似,我们觉得,上帝是不死的,人是会死的。这个是生命树的解释。这些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关乎人自我的了解、神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男女的关系,这些故事很重要啊。你说,我在读了这么多,有什么跟这个教义不一样?我说很多,这就要举例子了。

黄:我指的是这种根本性的,大的问题上。

李:原罪的问题。

黄:原罪就非常重要了。

李:原罪非常重要,三位一体都有,经文很多。上帝改变不改变这个观念呢?我们一定说上帝不能够改变吗?永远不改变吗?

6.6 旧约里有“上帝是全知全能”这方面的经文吗?

李:还有,而且,我们觉得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吗?他不能够全知,全知就不行。

黄:不是全知的?

李:他知道我下一步会将你杀掉,这个就不行。因为他这样知道的意思,就是他决定你每一个行为都在他手的当中,没有 ethic(伦理),我杀你,因为他已经决定了,他好像走的每一步都在上帝手中,旧约里面说上帝不断在改变。

黄:上帝“后悔”。旧约用过这个词,那是另一个概念。

李:有。可是,最重要的就是,上帝在旧约里面如果他是一个 personal God(人格化的上帝),好像我们的 father(父亲)一样,他会为你好,希望你好,希望你听话。可是,你最后听不听他话,他没有掌控,这个父亲最担心这一点。所以,旧约里面说,上帝的心常常在担心,上帝好像父亲一样,生了孩子,培养他,像先知何西阿说的那样“抱他”,希望他好;可是,孩子离开了,犯罪了,他不对。我现在要放弃他吗?你看经文里面,心里很疼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上帝就是上帝,因为他有这个感受,他跟我们一样有感受。这就是跟传统的神学,跟教义……

黄:解释不一样,我知道,你讲这一点……

李:所以,我对经文不能够抽象去说它有一些教义教给我们,我读的时候,这个真的是我的感受,也是上帝的受苦,他更为受苦。

黄:不错。但是,这里,旧约里,我现在一直想不起经文,你对旧约很熟,应该旧约里也有说“上帝是全知全能”这方面的经文吧?

李:没有。他知道,但是没有“全”这个字。

黄:他知道,但是没有说“全”。

李:对。

黄:这与我们所想象的至高神,我们讲至高有差异啊?那新约里有吗?他是今在、昔在、永在全能的神。这是新约里面有这些经文了。而且,我们这个解释一般把新约和旧约联合在一起来看的。这是一个状况。

李:所以,你就又重新读旧约。

七、你自己的学说也就是“教”得以站立的根据是什么？

7.1 你以你自己的理解来代替“教”而解经

黄：我理解你这个，我觉得你这个非常有意义，但是，你要遇到很大的挑战，别人要挑战你的就在于什么呢？你现在把这个“教”放下了，你现在有一套“你自己的理论”来代替“教”。这个“教”就是“你的教”。

李：对。

黄：你这个“教”是从哪里来的？比如说，刚才讲的经文总结出来的，但是，你总结的时候，你拽出来的，那个 exegesis，你拽出来的是客观吗？你也没说你客观。

李：我没有说客观。Contextual 就不是客观的。如果你要客观的话，你就不能够做中国神学。

黄：不错，我也理解。

李：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黄：不错。

李：中国神学就不能够客观。

黄：对，这是从中国的视角来做的，Chinese perspective, Chinese contextual (中国的视觉、中国的语境的)。从这个角度看的，在这个圈子里看。

李：不但不能够客观，也不能够普世。因为你普世，就不能够作为中国的了，如果你普世的话，你就在做中国的神学往外推广，所以有的就说，你中国神学了不起。这是一个 particular theology (个殊的神学)。

黄：这个我认可。这一点我认可。但是，你这里，除了这个以外，我以为你还存在挑战，别人挑战你的问题，他会问你 authority (权威)，你这个解释，你说好……

李：没关系。

黄：对，没关系，不错。你说我就喜欢喝这个咖啡，那就喝，这个不错。但是，你作为学者，我们要讨论，因为你要把那个“教”放下来嘛，那么，别人就要问你，你搞的这一套是从哪里来的？是来自于你的主观的 (subjective) 前见还是哪里？所以，这里的话……

李：可以说，你这个阅读不对。

黄：你不能说别人的阅读不对。只能说你这个阅读的角度不一样，你的 context (语境) 不一样。

李：可是你不能用一个 authority, universal doctrine (权威、普世的教义) 去评我这个阅读，对吧？

黄：对。他是从那个角度来评论你的。

李：那也是 external (外在的)。

黄：还有，你刚才解读的，比如说，你总结出，吃生命树永恒的不相似性和吃善恶树的人要分别/获得知识的人的独特性，这就是“你的理论”，这就是你的“教”，这就是你的 doctrine，是你的教义。

李：这个是中国神学的起点。

黄：对。但你这个教义就跟原罪论一样。

李：不一样。

黄：我知道，我说的“一样”是指，从定义上来说，你就是拥有另一套的“教义”。所以，别人从另一个角度也就会怀疑你并与你吵架……

李：不需要怀疑的，你可以跟，你可以不跟，等于我不跟你的教义。

黄：不错。

李：我为什么要跟教？如果你回答的好，你也可以不跟我。可是，我这个就是研究《圣经》、读经的

一个方向,一个角度。

黄:但是,比如,你讲的“知”和上帝的“全能全知”的问题。如果说上帝不是全能的,这当然就颠覆了西方神学的传统观念了。你这套做法一步一步在迎合中国的传统,这个会引出一个什么结果?我又要回到我的关注,就是关注人的,能不能 union with God(与神联合),这个过程。

李:所以,我觉得,我读经里面发现一点:神人的关系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是互动的。但是,那个互动的神不会 in full control。

黄:他不会完全地控制人?

李:他虽然有力量,但是,他不控制。

黄:我认为,你这个结论,对于我来说,不中国的传统来说,就从欧洲的传统来说,我认为,可以解释你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上帝爱人,他给了人自由,所以,我不完全控制你,就像你讲的旧约的《耶利米书》一样:上帝或他的先知一遍又一遍地哭求,我真伤心啊,但人就是不听话啊。但是,上帝不去把人造成机器人,就是因为上帝出于爱而给了人自由意志(free will),所以,我讲的这套欧洲神学的传统理论完全能解释你刚才的那个问题,而不必然需要你发明自己新的教义。

李:如果他真地给我自由的话,他就不知道我要怎么做决定。如果他给你自由,他又知道你怎么做的话,这个不是自由,对吗?

黄:但是,我们讲的“全知”是一种 transcendence(超越)。比如说,我知道,作为我来说,我说:“李老师,上帝知道你,知道你一生将来干什么。”这是我的一种信念。但是,我不知道,上帝知道你怎么做。你怎么做还是个 mystery(神秘的)。比如,我们两个谈完之后,分手之后你干什么,你说你去开会怎么样的,具体的,我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你有可能走到半路,你说我太累了,我回宾馆休息,不去开会了,这个变化有可能发生。但是,这个“知”就是作为一个信念。

李:所以,我就这样看,有一个词,unexpectedness。

黄:不可预期性。

李:我不会预测上帝怎么做,上帝应该也是不能够预测人怎么做。

黄:这个弹性(flexibility),不可预测性。

李:如果能够预测就不是 mystery(神秘的)。

黄:我也是这么认为,这是人和机器区别的差异。我专门与搞 AI(人工智能)的专家对谈过,就是机器能不能代替人,unexpectedness 是机器没有的。^[7]

李:所以,连上帝都不能够有 unexpectedness。如果人的行为上帝可以预测的话……

黄:很好,我们俩谈的很好这个问题。

7.2 如何理解路德的“唯独《圣经》”? 你的“权威”是什么? 除去人文理性之外,你相信上帝对你有启示吗?

再问一个,差不多快要结尾了。

再问一个问题,你是《圣经》学者,路德也是《圣经》学者,路德是 Biblical professor(《圣经》学的教授),路德不是一个 Systematic theologian(系统神学家),他就说:唯独《圣经》,几个唯独嘛,唯独恩典、唯独信仰、唯独《圣经》。

李:都是 contradicting(互相矛盾的)。

黄:对,都是 contradicting。这个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从你刚才的梳理,比如说,在《尼西亚信经》的时代,甚至以前《圣经》什么时候正典版本才确定下来的,这个教义(doctrine)的形成,也前有

[7] 黄保罗对谈蔡恒进(上):“进化论和神学分别怎样理解人工智能?”黄保罗对谈蔡恒进(下):“必须改变教育方式来面对人工智能的挑战”。《探索与争鸣杂志》2018年5月22日,微信版。<https://mp.weixin.qq.com/s/21Be4fU8dQHVoNbxiYEgaA>

后之分嘛。然后,路德说这个唯独经典,那你是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的?

李:他不能够独立来说。第一,他要唯独经典的话, sola scriptura, 他要反抗罗马天主教会的教义, 在这个方面来……

黄:他就去反对很多 traditions(传统), 很多人搞的会议, 等等。

李:对, 也是我说这个“教”的问题。

黄:他其实也是反对当时的罗马天主教的“教”。

李:对。

黄:所以, 要回到经嘛, 路德和你一样, 你和路德做一样的工作。再回到经。

李:第二, 他回到“经”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经”, 他回到经, 回到他喜欢的“经”。他不喜欢的他不要。

黄:不错, 他讲《雅各书》《希伯来书》是否应该列入正典, 都是有问题的。

李:天主教会有的七本书是支持赎罪券, 他就不要这些《次经》了。所以, 他的回到是有选择性的回到。我们今天是 absolute time(绝对的时间), 他的回到《圣经》是为了 against the authority of the tradition(反对那个传统的权威)。

黄:他是用一部分的经典来反对传统的权威。

李:另外一点, 它也是好像你刚才问我的问题, 你的“权威”在哪里?

黄:他说是 revelation(启示), 就是“上帝给他说话”。

李:所以, 他这样是将自己读出来的东西当作 revelation(启示)。

黄:对, 我就考虑, 你读书也是这样, 所以, 我问你的就是, 你是不是将你自己的“reason”(理性)当作了“revelation”(启示)?

李:所以, 我不要跟他……

黄:你还没有达到他那样。

李:我知道, 他做的是这样。所以, 你看到, 我读他的 Commentary on Psalms(《诗篇评论》), 我觉得全是自己的。

黄: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主观诠释)。

李:这是第一。第二, 他的时代跟我们的时代不同。他的时代, 我们叫做 pre-critical studies(批判性研究之前)时代, 就是对经……

黄:还没有批判的时代。

李:没有批判的认识, 没有考古, 没有很多我们现在知道的东西, 没有 manuscripts(手稿), 很多 manuscripts(手稿)都没有。

黄:没有手稿是吧?

李:所以, 现在我们比他幸福得多。可是, 我们现在的幸福就是有这么多的资源, 我们很多时候就说:不理睬这些, 我要回到经。他回到经, 我是认为, 他不喜欢看其他的, 可是, 这些其他的还没存在, 而且, 他回到经, 是要反抗传统。所以, 现在叫 authority(权威), 问题就是他建立他的 authority, 我是不关心我的 authority。

黄:你不关心你的, 他建立他的。你凭着感觉走。

李:我读了, 它对我有意义; 我觉得, 它跟我的生命连在一起。我就说了: 对你没意义, 对全世界没有意义, 对 Archie Lee 有意义就行, 以我为中心。

黄:惟我独尊?

李:不是。生命就是这样, 我关心所有人的生命, 可是, 我不能够没有我自己的生命。

黄:对。

李:如果这个经文对我有意义,我伤心,也是对一些人有意义。

黄:等一下,再回到下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圣经》(林后 3:6)里面说的,我们读圣经不要读字面,要读精义,字面叫人死,经义使人活。不好意思,我读的是新约的经文,有简略句。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些,比如说我们找字面等等,这是一个问题。

第一,“字面”和“精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从字面 exegesis,我通过希腊语,通过希伯来语,通过版本,通过形式、用词等等形式的方法我来找这个意义,这就存在一个“字面”和“精义”之间的关系问题。

第二,“教义”和“经文”之间的关系问题,再一个是主观的 reason(理性)和 revelation(启示)。路德我看他是很相信上帝给他的启示的,这几个方面都是有矛盾的。

你这个读法我觉得对,我认为作为一个学者这样做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毕竟做神学,我还是受一点局限,我是把《圣经》当作“the word of God”:是上帝的话,有上帝的话,和对生命有意义的话;所以,the Bible 不仅仅是 the word about God(关于上帝的话),而是 the word of God(上帝的[话])。如果你这样的话,你的这个解构就使经典的权威没有了,没有也没有关系,不要经典。那基督教的信仰根基是什么?就是大公会议吗?我们几个人开个会,我们三个人开个会搞一个?

李:我知道你说这个,我说我没关心这个,我关心学术的问题。

黄:没错,但你的这个学术对基督教的根本信仰冲击很大啊?!

李:没问题。

黄:你这样说的话,我就讲达到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嘛。就是宗教信仰的根据在哪里?你就没有根据了嘛!你看经文,东正教、天主教、新教,书的数目都不一样,即使数目不一样,我讲我是 general(广义)的都包括在内,我说的这些都在,或者还有一个,经典前,经典后,教义的经典前。再一个,你“字面的”和“精义的”,然后你自己主观的“interpretation”(诠释)和那个“revelation”(启示),你读路德看 Commentaries on Psalms(《诗篇评注》)都是他的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主观诠释),还是说 revelation(启示),这些东西怎么办?

如果这些东西我们都摆出来之后,请注意:当我们讲这一切的时候,都是在大前提下的,我们俩到现在为止的谈话都是主要 rely on our reasons(依靠我们的理性),根据学术的规则,我们俩都是在根据这个;但是,这个“reason”(理性),我们知道这个本身只是人身上的一个“gift”(礼物、恩赐)而已,上帝比我们的理性要高出许多的。

李:我们所以不能够掌握它,我们只能从经文开始。首先一点,如果说,不要只存在于字面的话,我觉得是对的;可是,这句话不是说:因此,你就不要读这个文字了。

黄:那当然了,we should not be limited by the literal text(不要被字面所限制)。

李:所以你要 beyond it(超越字面)。

黄:一定要超越它,从它开始进入它中间。

李:你从“文字字面”再到“精义”。对吗?

黄:对。

李:你就不能够说我只有“经”。

黄:若只要圣灵感动,不要经文了,那也不行。

李:所以,这个不是矛盾的问题,不是你需要这个还是那个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都要。

黄:两个 balance(平衡)。

李: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精义”的问题就这样。

第二点我要讲的,我知道你关心的基督教,我现在说“放下来”,有一个原因,我现在觉得我还是做学问的。所以,我们两条线是不一样的天线。首先我要做的,我现在研究的是旧约《圣经》。旧约《圣

经》我们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Hebrew Bible(希伯来《圣经》), 为什么叫 Hebrew Bible(希伯来《圣经》)呢? 就是因为它不应该从“旧约”与“新约”的这个关系当中去梳理了。你如果读这个经文, 我们常常从基督教来说, 你就觉得一点, 不是基督教的人, 而是其他宗教的人, 比如说犹太教, 就不能够研究旧约了。

黄: 对, 理解。

李: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会一般是犹太人, 他每次都要来到基督教这个场合。

黄: 进基督教会场来听?

李: 他不会啊。可是他还在研究啊, 他研究犹太教。所以, 现在出现了[的情况是], 不但基督教分门分派, 还有另外一个教也是读同一个经文。你说, 你一定要跟基督教徒说为什么, 你说只有基督教徒[的]读[法才]是对[的], 犹太人读就不对, 所以, 我们很难这样说。

还有一点, 我现在研究的经文, 就在犹太教还没有成立之前与基督教还没成立之前, 没有成为经典之前他们就[被]写下了。后来, 这两个教就说, 这些经文我们要让它成为我们经典的[正典]那部分。所以, 这些文化传下来的时候, 你说, 他已经知道有犹太教、基督教吗? 不会。我现在研究, 能不能将基督教放下, 将犹太教放下, 回到一个我们说 Hebrew religion(希伯来宗教)。所以, 我现在其实研究的是这个, 叫 Hebrew Bible(希伯来《圣经》)。

黄: 不错, 我觉得, 你这样做很有意义的。但是, 我觉得与我刚才讲的也不是完全两条天线。你讲你是做学术, 在我的理解来说, 学术和这个信仰, 这两个是可以合在一起的。

李: 对。可是你和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你自己的信仰?

黄: 我也是 contextualization(处境化的), 我是从基督教的 context(处境), 我不否认犹太教说他的 context(处境)。

李: 所以, 我就不从基督教的 context(处境)。

黄: 但你有另一个, 你是独特的 context(处境), 你也有你自己的一个。

李: 对。

黄: 是不是在这些研究中, 其实, 你的背后还是有一个 context of Archie Lee(李的处境)? 对于你的研究, 它是成为你的 revelation(启示)的一个重要的 background element(背景元素), 是不是?

李: 我不是用 revelation(启示)这个词的, 我现在喜欢用的一个词是……

黄: inspiration(默示)?

李: 也不用。我是用 enlightenment(启蒙、觉悟)。

黄: 启蒙。

李: 不是。是佛教里的“觉悟”。

黄: 我知道, 佛教里的觉悟。

李: 觉悟。

黄: 对, 彻悟。这个也是对的, 启蒙运动也是 enlightenment(觉悟)。你要这样讲, 我讲你还是有点 humanistic(人文学性质的)。

李: 有, 一定有。我不会反对, 而且我有“人”的部分, 不能够放弃“人”; 可是, 我不能够停在“人”, 因为停在“人”的话, 这个经典就没有宗教的部分了。所以, 我不会停, 可是我又不能反对是“人”。

黄: 很好, 我今天更清晰地理解你的思想。我发现, 你做的很有价值。但是, 我们中间还是有不少的差异。

李: 对, 一定有差异。

黄: 但是, 我觉得, 比如说, 我讲我谈信仰, 我并不是说: “我信, 所以, 才是正确的”。我还是要用理性、感性来这样分析的, 但是, 我在分析的时候, 我意识到理性的重要和必须, 可也意识到理性的有限

嘛,因为这是方法。

李:所以,我是这样讲,比如说,我跟游斌也是,游斌也是非常重视信仰的。我说,我不是不重视信仰,可是,我觉得我在研究文本的时候,我不能够从信仰的角度,因为,比如说,我没有问我的学生是不是基督徒?我觉得,他们不是。我说,如果他们研究,他们从哪个角度?我不能够让他们从犹太教、基督教还是其他传统的,所以,我是现在从在大学里面以后《圣经》学的发展……

八、汉语学界《圣经》学今后发展的展望

黄:请你展望一下汉语学界今后的《圣经》研究发展。

李:你觉得应该怎么样?

黄:我是请问你的观点。

李:就是这样啊,我就问这个问题。所以,你问我的时候,首先就是教义的方向,无论犹太教,基督教,还是天主教,还是什么教……

黄:用教义来解释经文,这是一个路径了。

李:对。所以,不是说我反对,只是我不从这个路径。第二,从一个以色列人将经文写下来的时候,在他们整个国家受苦;又探索人的存在,神人关系,宗教形象,要处理这些问题。如果他们处理的还有意义的话,它有一个对后来我们现在再重回看它的时候,应该对我们有意义。如果这对我们有意义,我也不能够相信上帝不在那个意义的里面,他不能够在外面。所以,这样的话,我就说,这个是人类的一个宗教传统。这个宗教传统我们现在读的时候,我们要投入,我们要经验,我们要从存在生存的角度去处理,就不从系统去处理。

黄:我这样理解,大家有多种路径,不要互相排斥。

李:对,我不会。

黄:但是,我可以选择我走这条路,你走那条路,他走那条路,这几个是互相可以并存的,百花齐放。

李:对。回到这个问题了。在中国学术界里面,大学高等教育里面,《圣经》研究有没有地位?将来应该怎么发展?这个是我的关心。我的关心就是,走出另外一条来到中国,对中国的国情也好,处境也好,有意义的话,我们就 take on Chinese classics(借鉴中国文本)。

黄:对,学习借鉴。

李:所以,就跨文本。跨文本是这样过来的。我们从中国的经典跟圣经的经典互读,跨文本阅读,我觉得,这个是将来应该走的路。怎么走呢?所以,很多人叫我写下来 in details(详细地),我都不想写。

黄:是个 open system(开放的体系)?

李:以后有人在做。我现在看到,在中国,还没有对整个西方发展出来的那个《圣经》的诠释的传统有深厚的介绍。

黄:中国还没有对《圣经》研究传统做系统的介绍。

李:建立作为一个我们说 foundation(根基),这个是我现在在做的。做这个,我要训练一些人,跟他们的下一代学者,所以我跟他们每年都开 Biblical seminars(《圣经》研讨班、研讨会),让他们带他们的学生过来,就是慢慢那个团体在扩大,他们可以有新的方法。

黄:不要被局限得那么死。

李:什么进路,我觉得都可以。你不能够说哪个对,哪个不对,所以,我就开放。所以,我就没有

authority(权威)。

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俩聊了两个小时了。但是,最后一个问题,就讲“经”。

九、“经”的绝对性与否的问题

黄:我们讲经学,那么,犹太、东正、罗马、新教这几个传统对经的数目,希伯来《圣经》或者新旧约数量不一样。我们中国有四书五经、十三经,等等。这里这个“经”,我还想问的一个问题在于:从新教的角度来说,这个“经”好像就是一个绝对的标准,那希伯来里面是什么? 犹太教……

李:这涉及《圣经》观。

黄:那希伯来人是不是把《圣经》当成他们信仰的一个绝对的标准?

李:也是分派,包括正统派、改革派等。

黄:也存在这个问题,也是一样。那如果这样讲的话,绝对性还是它的根源,Orthodoxical School 认为希伯来《圣经》是绝对性的。

李:他们的 Orthodoxical School(正统学派)是最绝对的,比我们[新教]更厉害。

黄:《古兰经》也是这样。天主教和东正教里面,他们对经文是不是看得那么绝对? 好像稍微弱一些吧?

李:其实,对情况看得最绝对的,其实就是近代在美国 revival evangelical movement(复兴的福音派运动)中出现的。其实,路德不会这样看,可是,现在,我们觉得路德就强调“sola scriptura”(唯独《圣经》);可实际上他不是这样封闭的。

黄:我在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田海华他们刊物《宗教学研究》上发过一篇文章,就是研究路德的 inspiration(默示)这个概念。

在中国的“经”里面,比如,佛教里面讲的经是太开放的,那么,儒家里面也是。我觉得,儒家里面的“经”是不是就缺少一点“绝对性”? 它虽然也讲天道,但是,它这个“经”的位置……

李:你说“天道”?

黄:天道(Dao of Heaven, Heavenly Dao)。我觉得,在儒家里的经典,它的绝对性好像不像基督教、犹太教这么强。

李:因为没有“成为经的过程”这么普遍化。

黄:对,它的经,它不是启示来的嘛,它是哪个皇帝开会决定的,皇帝定的。而基督教无论怎么讲,无论大公会议解决的,但是它相信的是上帝的 Revelation(启示)。

李:[但教会历史中的大公会议]背后还是皇帝。

黄:对,背后还是人,如康士坦丁等。但是,最起码……

李:他们 commission(委身)。

黄:对,但是这个理论上,theoretically,它不是皇帝,是上帝嘛。我想,这点差异也是很有意思的。

李:其实,现在中国儒家的经典,一定是没有这个 dimension(维度),没有这么清楚的 dimension,我们叫 transcendence(超越)也好,religion(宗教)也好,divine(神圣)也好,真的没有。不代表中国没有这一个感情。这个感情就跟民间,跟生活有关。可是,经典常常成为考试的 textbook(教材)也好,而且它有一套解释的理论。

黄:所以,一定要按朱熹那个解释嘛,那就是他们的 orthodoxy(正统),就按那个来进行嘛。

李:还有这个解释就好像跟《礼记》里面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缺少“爱苍生”,没有对整个造化的这个关怀,所以,这个是没有的。

黄:缺少这个 dimension,这个维度它没有。

李:还有,中间也有一个维度,我觉得很重要。

黄:什么维度?

李:你说“修身”、“齐家”、“治国”,中间有“社会”吗?

黄:没有“社会”。

李:没有“社会”,没有“人群”,没有邻舍。因为没有这个就没有 civil society(公民社会),就是社会感受,这个共同体。

黄:“共同体”(共同体),应该存在于“家”和“国”之间。

李:从“家”到“国”应该有一个“社群”。

黄:这是中国大陆的敏感词,“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李:可是,在中国,这个很重要的,对任何社会都很重要。可是,最反动、最推动社会发展的是这个。

黄:civil society。

李:可是它也是最危险的。后面的天道也好。

黄:天道太高了,太远了。

李:中间没有一个维度,可是这两个,基督教都有。

黄:非常感谢李老师。我回去之后会整理一下,到时候我先来看一下,修改一下。然后到时候发给你,也麻烦你辛苦一下帮我弄一下。

李:我很高兴跟你谈话。

黄:很有意思。总共谈了两个小时。

(对话稿由黄保罗负责整理,包括所有标题、小标题和分段等;然后由李教授校对;最后由黄保罗统稿件。2018年12月22日于西班牙属大加内利亚岛度假中心 [Monte Feliz, Gran Canaria, Spain], 2020年受难节定稿)

English Title:

Is it a literature, humanistic document, the Word of God, or a record of God-man interaction? A Dialogue on the Hebrew Biblical Studies between Paulos Huang and Archie Lee

Authors: Paulos HUANG, Ph. D. (1996, Univ. of Helsinki) & Th. D. (2006, Univ. of Helsinki), Post-Doctor (2000, Univ. of Tokyo), i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Shanghai University, and Chief editor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www. SinoWesternStudies. com](http://www.SinoWesternStudies.com)) and Brill Yearbook of Chinese Theology (www. brill. com/yct), and Guest Professor in over ten universities in China. He is the author of *Confronting Confucian Understandings of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Salvation* (Brill, 2009), and Chinese academic monographs on Sino-Christian Academic Theology, Biblical Theology, Dialogical Theology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and *Daguxue* (National Studies). Presently Paulos is concentrating on the study of Martin Luther and translating his ten works into Chinese.

Archie Lee, Ph. D. in Hebrew Biblical Studies from Edinburgh University, emeritus Professor,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Religions and Cultures, Dean of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t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ince December 2013, he worked as the First Level Professor in Shandong University and supervisor of Ph. D. in Hebrew Biblical Studies. He is the founding chairman of SABS (Society of Asian Biblical Studies) and Board member of SBL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From 1998 to 2001, Archie worked as the director for Asian Christianity Research Plan at the invitat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UK), and he has also worked as editor and reviewer for *Global Bible Commentary*,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nd *Journal of World Christianity*, etc. . He has many publication in Hebrew Biblical Studies, for example, Archie Lee and Bin You, *Life Talk and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A Study on the Hebrew Five Small Prophetic Book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6). As a teacher Lee has supervised over ten Ph. D. young scholars in Hebrew Biblical Studie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most of them are now working as important scholars in Chinese academia.

Abstract: This dialogue took place on August 2nd, 2018 at University of Helsinki, and has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1) What kind of events in your personal life and study experience have influenced you to pursue your present academic career and to construct your own theology? How did you start your religious life? Your experience of reciting Biblical texts and the influence of Dr. Richard Deutsch and Professor David Flusserto on your academic career, and your experience of Biblical studies at Edinburg University. 2) Core questions in your academic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logy and religions, cross-contextual and textual reading and presuppositions, the influence of your faith on your academic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non and doctrines, to read the original Hebrew Biblical texts in Classic Chinese. 3) Has an over-optimistic humanistic presupposition controlled your research? If you put aside the doctrines of Christianity while reading the Hebrew Bible, how do you deal with your own presuppositions? Is it possible that you are proclaiming a different Gospel from the Apostle Paul? Are you going to fall into relativism or nihilism? If your strategy is to deconstruct first and to reconstruct later, are you worried that you will stray from Christian Orthodox doctrine? 4) The plan of Hebrew Biblical scholars' training in Chinese academia; You have strategically trained over ten Hebrew Biblical scholars for Chinese academia, and you have deeply influenced the present state of Hebrew Biblical studies in Chinese language. 5) Sino-Christian Academic Biblical Studies in the Light of the Great Guoxue; In order to deconstruct the narrow-minded guoxue (Chinese national studies) and to include Biblical studies in Chinese academia officially, I have invented this concept and have published two monographs and several articles related to it. The Bible is usually accepted as literary fiction, a humanistic document, or the Word of God, but you consider the Bible as a record of God-Man interaction. 6)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r academic research and Christian orthodox doctrines? Do

any of your research results subvert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s of Christianity? You have invented and developed cross-textual reading & hermeneutics. Facing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or comparative religions, how do you read the Hebrew Bible in your own context of pluralistic classics. Can you find bibl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doctrines of the Trinity and Original Sin? A scholar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ambiguity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Bible-do you find any Hebrew Biblical text to prove that God is omniscient and has omnipotentiality? 7) What is the basis for your own theories? This is to say, what allows them to withstand scrutiny? You have done Hebrew Biblical hermeneutical research with your own understanding / teaching / interpretation as the presupposition, how do you interpret Martin Luther's Sola Scriptura? What is the authority for you? In addition to humanistic reason, do you believe that God has a revelation for you especially? 8) The outlook of the development of Biblical studies in Chinese academia. 9) The problem of the Canon's absoluteness.

Key Words: The Bible, Cross-Textual rea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nons and doctrines, presupposition, Sino-Christian Academic Biblical Studies in the Light of the Great Guoxue